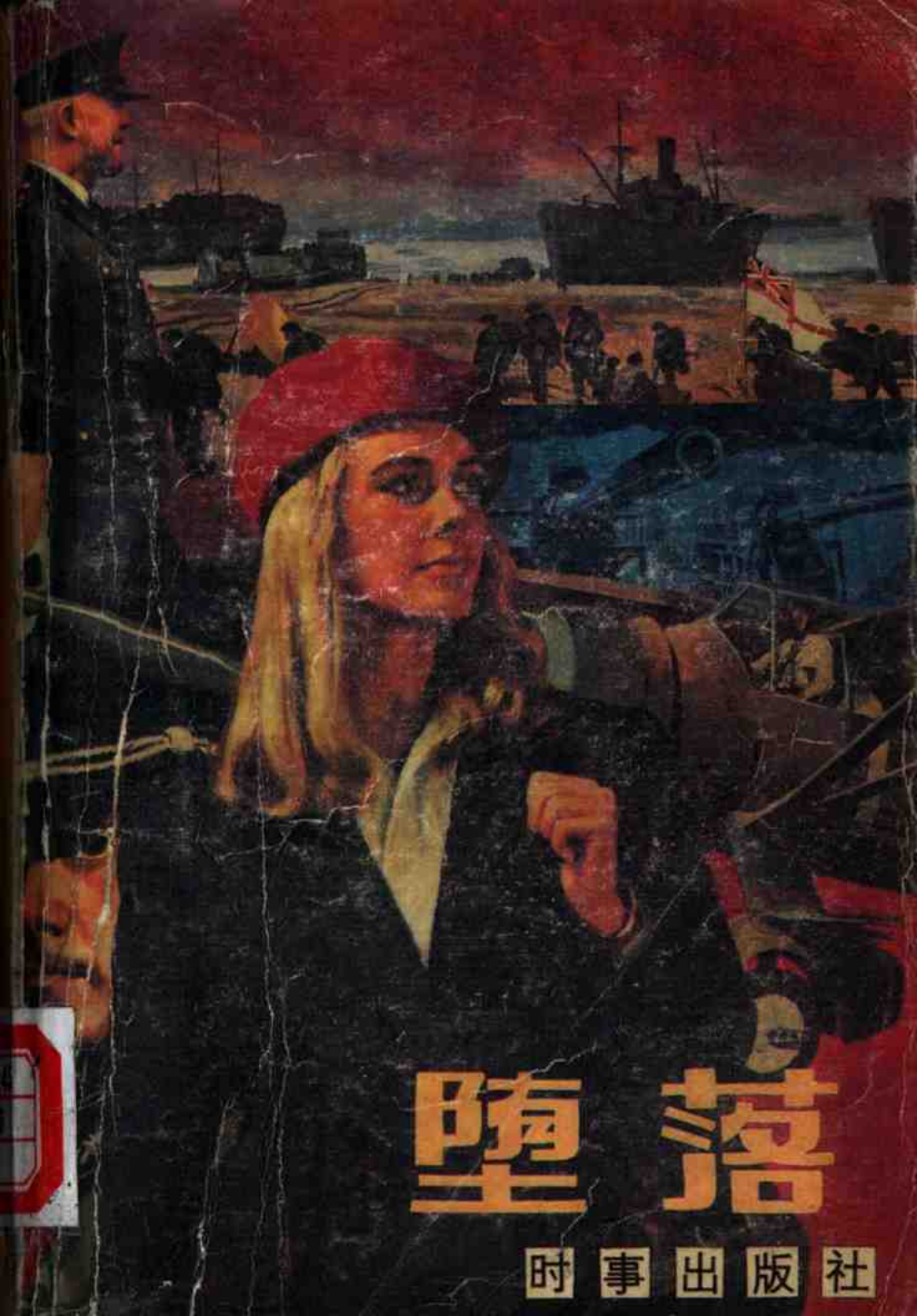




墮落

时事出版社

25668

墮落

[美]拉里·柯林斯 著

周汉林 丁廷森 译
徐用文 唐若水

时 事 出 版 社

1987年

FALL FROM GRACE

Larry Collins

New American Library,
First Signet Printing, 1986.8.

堕 落

【美】拉里·柯林斯 著

周汉林 丁廷森

徐用文 唐若水

译

*

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2号)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8 字数: 401000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2次印刷

ISBN 7-80009-001-9/I01 印数: 150,000—300,000

统一书号: 10225·030 定价: 3.30元

内 容 简 介

《堕落》直译为《失去了上帝的恩宠》，近年来在国际畅销书排列表上一直名列前茅。作者通过一个女人的悲剧，揭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方盟国情报机构为了取得胜利所采取的种种令人震惊的阴谋手段。

凯塞琳是一位人人见了都为之倾倒的金发美女。战争中，她加入了英国谍报组织，潜往德国占领区。起初，她只是担任报务员；而后由于战争的需要，她不得不在关键的时候，以自己的美貌和肉体为武器去完成任务……她狂热地爱上了两面间谍保尔。然而，由于间谍活动的保密规定，两人那怕是在情意缠绵的时刻也只能相互欺骗。微妙的关系给他们欢情似火的接触蒙上了可怕的阴影，紧张得令人窒息……两人的悲惨结局催人泪下。

《堕落》这本书的畅销势头之所以经久不衰，正是因为它披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最重大的秘密。这就是西方盟国最高决策人所策划的一次玄妙惊人的战略蒙骗计划。该计划的成功实施使纳粹德军在西线战场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凯塞琳便是计划实施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可悲的是，尽管她为此牺牲了身体，牺牲了爱情，牺牲了灵魂……受尽了惨无人道的折磨，但她却是一个被愚弄被出卖的角色，未能获得半点英雄的自豪感。通过她的遭遇，作者表达了战争使人性走向全面堕落这一悲剧性的主题。

《堕落》的艺术魅力是令人惊叹的。广阔的历史背景，紧张扣人心弦的情节和独特深刻的思想在小说中有机地融为一体，赋予了它雅俗共赏的价值，从而获得了广泛的读者。

FILE

作者简历

在西方，拉里·柯林斯是一位以写畅销书而家喻户晓的作家。他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西哈特福特市，就读并毕业于卢米学校和耶鲁大学。第二次大战后，在巴黎郊区欧洲联军最高司令部工作。在那里，他和法国作家多米尼加·拉皮耶结识。

柯林斯随后在巴黎、罗马、中东等地为国际合众社工作，1958年又任美国《新闻周刊》中东通讯员。

1961年4月，他回到巴黎任《新闻周刊》办事处主任，不久就与拉皮耶合作写了一系列在国际上知名的畅销书：《是不是巴黎已在燃烧？》（1964），《也许我要让你穿上丧服》（1967），《啊！古城耶路撒冷》（1971），《第五个骑马的人》（1980）等等。

拉里有两个孩子，他和他的妻子在法国、英国与美国有房产，定期在三地居住。

绝 密

B 68932

编号 10

CCS 459/3

1946年12月3日

联合参谋部：伪装与蒙蔽类

参照文件：（一）CCS 2 81/5

（二）CCS 2 81/4

有关战略伪装与蒙蔽行动的情报，今后永远归于“绝密”类。美国及其盟国的一切从事伪装与蒙蔽行动的机构包括参谋部参与这些活动的组织，其责任、职能和有关技术，过去、现在或未来的任何时候，都必须服从这条命令的制约。

尤其是与“特殊手段”有关的一切，诸如取得了敌人的信用但同时却受到我方控制的敌特；……以及采用外交途径等手段故意泄密以实现战略伪装与蒙蔽的计划，今后都归于“绝密”这个永远保密的类别。

目 录

序 幕

1973年6月17日 (1)

第一章

1943年11月2日 (11)

第二章

1943年10月 (158)

第三章

1944年3~4月 (181)

第四章

1944年4~5月 (267)

第五章

1944年5月29日~6月6日 (387)

第六章

1944年6月7日~10日 (500)

尾 声

1945年4月22日 (550)

作者的话

..... (561)

译者后记

..... (565)

序 幕

1973年6月17日

德国：盖尔辛克钦

这辆黑色的奥培尔汽车上有两个小玩艺儿，受过训练的人一眼就会看出它是什么汽车。第一个就是牌照上的BG这两个字母。它代表大多数西方情报机关驻德国的总部所在地巴德古茨堡。第二个就是从左侧挡板上伸出来的一根粗大的杆子，好像是收音机的天线。实际上，这是连接在装有保密器的无线电收发话机上的。波恩情报站长很大方地让美国中央情报局退休的行动处长奥奈尔使用这辆汽车，尽管奥奈尔这次到德国来是为了办私事。

情报局的年轻司机把脑袋向着灰白的石子小道扬了一下。小道两边都是网球场那么大的私人花园。“他住在左边第四个门，63号。”他说。

“好。再朝前开 100 码左右就停车。他在这里已经住了很久了么？”

“自从英国佬觉得他没有用了，把他放出去打野鸭子之后，他就住这儿了。他同一个老女友结了婚。英国佬让他采用女方的姓，送给他一些普通的新衣服，还放风说他是来自杜赛尔多夫市的退休商人。我觉得这都是花招。”

司机把汽车停了下来。他瞥见奥奈尔正在翻阅波恩情报站计划要监视的目标档案。“这家伙是纳粹统治法国的盖世太保头目，”司机沉思地说，“当年一定也是个风云人物。”

“不错。”

“而他却逍遥法外。你一想到他本该在 1945 年套上绞索，就会觉得他目前真是太走运了。”

奥奈尔没有作答。他的手指和注意力在浏览档案。司机打量着他的神态。奥奈尔对他那一代特工人员来说，是个有争议的名人，但毕竟是个名人。他属于老一代，第二次大战后从战略情报局退出，同阿伦·杜勒斯和沃尔特·白德尔·史密斯一道创建中央情报局的元老之一。

“明白点儿了吗？”司机问。“我们在柏林的纳粹文献中心仍然把这个家伙列为应予缉拿的战犯。下萨克逊州内政部甚至还发出通缉令要抓他。你不至于大费周折抢着立功吧。”

“当然不会，”奥奈尔表示同意。他从这位年轻的特工人员的语气里感到了一种不赞同的暗流。这位年轻人属于情报局近年录用的较有新的道德观的那种人。“我不忍心对英国情报机关提出太苛刻的要求。他们所玩的不过是司空见惯的把戏。我们美国人，英国人、俄罗斯人，甚至法国人一有

机会也这样干。大家都需要收留几个盖世太保专家，来帮助品尝别人杯子里沏好的茶。”

奥奈尔想到，我们美国也收留着这类家伙：例如奥托·约翰，雷因哈德·盖伦，克劳斯·巴比。当年，绑架、谋杀以及卑鄙龌龊的阴谋诡计全都是间谍活动的标准手段，那时还没有卫星和计算机。在那个时代，理想和幻想消失得好象雪花落在温暖的土地上。他想到了老头儿亨利·雷德利于两个月之前77岁时死于肺癌的情景。你对在战争中被一个个送进火葬场的“演员”都感到惋惜吗？他曾这样问过雷德利。

雷德利吼叫着说，不，一个也不！不过，这个老杂种压根儿就不是有惋惜之心的人，对吗？雷德利！奥奈尔想，你们英国人是何等正确啊！当我们美国人于1943年和1944年被派往英国时又是何等天真！恰似修道院里的修女跑了出来，天真地穿过现实生活的妓院。不过，我们很快就失去了自己的天真。

他对波恩档案最后瞥了一眼，心想，一会儿交谈时必须保持温和而灵巧的策略，因为那位先生毕竟是女王陛下情报机关的私有财产。“我一会儿就回来。”他一面下车，一面说。

司机眼看着他走了。60岁的老人了，但走起路来简直象30岁的小伙子赶着去参加球赛。这些情报局的老家伙走起路来就是两步并作一步走的急样子。他们说起话来，鼻音都很重，好象是在跟人拌嘴。他们把这种音调称之为“哼哼调”。他们穿的衣服也都差不多。眼前这一位穿着一套布鲁克斯教友会的灰色法兰绒衣服，肥大宽松，看上去也许已经穿了10年了。领带是黄底点缀着黑色圆点花纹，打成个蝴蝶

结。黄领带，蝴蝶结，天哪，真花哨！1973年，在德国你会碰到多少这样打扮的人物哪！

这些家伙外柔内刚。下令把可怜的倒霉蛋干掉，然后就去先喝两杯马丁尼酒，再吃饭。这一位毛茸茸的双手沾了多少鲜血？他在“东欧行动处”干了10年，不难想象他对发生的阴谋流血事件应负多大责任。

司机好奇的目光不知不觉地晃到了他们刚才所认出的那条石子小道上。波恩人管这地方叫做“小花园”——这是个具有德国奇特风情的地方。人口稠密的鲁尔区公寓居民所住的地方是这样的：一个城镇郊区的公寓的后院同另一个城镇郊区的公寓的前院交错在一起；居民把房子租下来或买下来，也都各有一片私人花园。他看到这些花园精心培植、修剪得整整齐齐，每家也都有个小花房，大多数家庭的花园小草坪里都竖着一根旗杆，上面飘扬着联邦共和国的黑、红、黄三色国旗。

奥奈尔在63号门前停下来了。里面有间小花房，花房上面还有电视天线。绿茵茵的草坪修剪得刚刚只有3/4英寸。一行行金盏花、一片片杜鹃花、一簇簇黑红色紫罗兰环绕着房子，精细得象一张机械蓝图。这家主人正在修剪一堵攀缘蔷薇构成的花墙。奥奈尔注意到他腰间围着黄油布围裙，上面印着一个跷着绿色大拇指的拳头。还有一整套6英寸高的白雪公主与七矮神小雕像分布在草坪里，错落有致。奥奈尔觉得这地方真好玩，实在好玩极了。

他推开门，向那个人径直走去；那人抬头一看，吃了一惊。

“你是汉斯代特·斯特劳默尔保先生吗？”

这个统治全法国盖世太保头目13年来第一次听到有人

叫他的真名，惊恐万状，拿着修枝剪刀的手抖了起来，脸也变得刷白。奥奈尔立即感到这家伙会有中风或心脏病发作的危险，连忙作了自我介绍，并把身份证拿给他看。“我来纯粹是私人访问，”他说，“对你不会有任何影响。”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斯特劳默尔保重复着说。他给吓昏了，说不出别的什么来。末了，他向他的花房做了个手势。“来吧！”他说。他在玻璃镶成的透光门廊里停了片刻，然后进了屋。他不想让邻居听到这次特殊的交谈。

他把散落在桌子上的三明治粉屑扫除干净，动作很窘迫，然后请奥奈尔坐在长沙发上。他从冰箱里取出一瓶未加糖的白葡萄酒，摆出一对小玻璃酒杯。奥奈尔仔细打量着他。他上了年纪，双肩不那么挺，腰也粗起来了。金黄色的头发已经变白，但一点儿也没有脱落，从高高的前额一丝不苟地梳向脑后。奥奈尔看到的这家伙和他的战时照片相比较，断定他的发型轮廓差不多30年来连1/4英寸也没有收缩。他的脸很红润，也许是因为有点高血压的缘故。蓝眼睛里含有一种显然与世无争的神色。他的脸上没有留下经历大难的痕迹。奥奈尔觉得，生活对汉斯代特·斯特劳默尔保是宽厚的，比对大多数同他敌对的人还要宽厚得多。

斯特劳默尔保给奥奈尔倒了酒，自己也倒了一杯，举得高高的。“祝你健康。”他说，但他那种阴郁的眼神说明他的敬酒词并无诚意。

奥奈尔点点头，对他的姿态表示领会。“我这是来看看你的，斯特劳默尔保先生，因为许多年以前，你同我可以说是对手。”

这个前纳粹党卫队员把身子向前倾着，勉强装出急于聆听的样子，其实他压根儿没心思听。往事并不是盖世太保官

员所喜欢触及的问题。

“在我们登陆之前不久，我在伦敦干事的机构物色了一位年轻的法国女郎。虽然同她认识不久，但我们两人在感情上很接近。她在战争中失踪了。最近，我个人拟定了一个计划，想设法查明她的情况。你知道，一个人混了半辈子，总想改变一下生活方式，找个安定的归宿。也许你也有这样的感受？”

斯特劳默尔保没有这样的感受，他拿不稳是否应该点头表示同意。他很慎重，未作任何表示。

奥奈尔从夹着自己的中央情报局身份证的皮夹子里抽出了一张黑白照片，这是战时的身份证上一张旧照片，顺着桌子上铺的油漆台布推过去，递给了这个德国人。

斯特劳默尔保接过照片，聚精会神地端详着。他，当然，一眼就认出了她。什么样的男人能够忘记如此漂亮的女人？他看着她，宛若她此刻就坐在他面前；她那浓密的金黄色的头发，波浪起伏，螺状蜷曲，风韵优雅，一对碧绿的眼睛，碧绿得象夏日阳光下阿尔卑斯山的草坪，用沉默的倔强的神色盯着他。他发怔了。她是那样的镇静自若而又是那样的泼辣自豪。她始终是个天之骄子。他把照片放回桌子上。

“不认识。”他说，语气很悲凉。“恐怕我根本就不认识她。她叫什么名字？”

“普拉迪尔，凯塞琳·普拉迪尔。”

“是她的真名字还是她的代号？我估计她是个特工人员。”

“那是她的真名字，她的代号是丹妮丝。”

斯特劳默尔保把照片捡起来又认真打量。好啦，一切都

清清楚楚了，宛若昨天刚发生的事。“我怎么会认识她？”

“我有理由相信：1944年6月，她被抓到了你们在福煦大街的总部。”

斯特劳默尔沮丧地摇摇头。“那几天发生的事情非常杂乱。你们登陆，各地的抵抗运动，整个局势乱了套，简直就象呆在大疯人院里。你知道她当时是在哪儿被捕的吗？”

“好象在北方的什么地方。”

“啊！”这个德国人暗暗松了口气，语气肯定地说。

“那么她根本就不会落在我的手里。北方属于布鲁塞尔的盖世太保管辖。你知道我们德国人的作风。我们始终是按规章办事的。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在巴黎绝对没有见过她。”

他伸伸腰，向椅背一靠，深信他的解释虽然使用的是描绘德国性格所使用的陈词滥调，但却足以使这个美国访问者信以为真。

这个美国人蓝眼睛里的神色告诉他：他的话没有说服力。不过，不知为了什么原因，美国人又继续说：“我们还相信她可能被押到了拉文斯布鲁克。我知道在战争快结束时，你被调到了拉文斯布鲁克。”

“是的，”斯特劳默尔认为他说对了，同时竭力用一种特殊语气对美国人表示强烈的同情。“但是，拉文斯布鲁克是个大疯人院，这你也是知道的。一万多女人挤在那儿！每天十几个十几个地死去。没有人统计，也没有时间。”他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又龇牙咧嘴的，好象竭力要把一种特别严重的罪恶和痛苦的回忆从脑海里抹去。

实际上，他正在回忆另一桩记得相当清晰的往事：1945年4月的一天下午，他把凯塞琳·普拉迪尔叫到他在营房马路

旁边的集中营管理大楼里的办公室。红军的大炮正在东方地平线上隆隆作响。她经历了拉文斯布鲁克恐怖之后活下来了——她一直是个幸存者。就是那天下午他又必须给她提供一个幸存机会的，不是吗？想到这里，他把凯塞琳·普拉迪尔的照片又一次放在桌子上，他的动作似乎表示：这次把照片放下去后就不会再捡起来瞧一眼了。

“到最后关头，一片混乱，什么都乱套了。我们唯一的想法就是逃命，根本没有考虑到里面关押着的人。”

奥奈尔冷静地端详着他，但思路却回到了1/4世纪以前：那时奥奈尔同凯塞琳·普拉迪尔最后一次坐汽车奔向机场，看着她爬进了那架小小的飞机，准备飞往——？上帝知道是何处。她是否早已在拉文斯布鲁克死于党卫军最后的野性大发作？是不是俄国人把她抓去了？她是否已逃脱了？逃脱之后就趁着解放初的混乱，决心隐姓埋名，企图独自把她那给扯得粉碎的生活碎片重新拼凑起来？总之，她有许许多多的事需要忘却——需要宽恕。他在沉思，他品评这个德国人：你有办法，同英国情报机关达成了交易；如今，你坐在这里，退休了，享清福，在军事情报局第六处保护监视下，逍遥自在地修剪你那些他妈的什么蔷薇花，害得我或任何别人对你这老家伙奈何不得。

斯特劳默尔保向这个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极其勉强地微微一笑。“她那张脸对我实在毫无印象。很抱歉。她看上去不是男人容易忘却的女人，对吗？你就没有忘却她。”

奥奈尔呷了一口酒。“这就是我之所以来这儿的原因了。”

“为什么她对你就那么重要？是因为她为你做了些什么事吧？”

“斯特劳默尔保先生，我快要退休了。我的上司要我在退休之前整理好1944年春天那次行动的官方历史材料。当时你跟我是对手。那次行动叫做‘坚忍’。”

“叫‘坚忍’？”

奥奈尔向这个德国人冷静地笑了一下。“那是一次旨在掩护诺曼底登陆的极其秘密的行动。其详情直到现在还是高度保密的。若没有那次行动，我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登陆绝不可能成功。”

斯特劳默尔保拼命掩饰他那越来越高昂的激动情绪。经过了这多年之后，零零碎碎的琐事一下子有了头绪：他过去一直在寻找的根源突如其来地展现在他的眼前。“她，这个女人原来也卷进那次行动了？”

“她还是关键。若没有她，那次登陆就可能失败。”

这个德国人有气无力地瘫在椅子上。他想：事情正如他过去所怀疑的那样，现在明白得太晚了。英国人太鬼了！他们骗了我们，却又多么天衣无缝啊！这全怪我们太天真了，压根儿没料到人家竟会来这么一手！有个老谚语是怎么说的？——“德国人手硬心软，英国人手软心硬。”他咳了一下，清了清嗓门。“要是那次登陆失败，……先生……”

“我叫奥奈尔。”

“奥奈尔。”在这个德国人的声音里有一种长期压抑的，但却没有忘记的痛楚基调。“那，你们就不会打赢这场大战。”

“俄国人对这会有不同看法。”

“俄国？要是我们把你们的登陆挫败了，那么，他们就会受到向东挺进的德国最精锐的40个师的强大压力！”斯特劳默尔保感叹了一声。“是呀，”他接着说，“奥奈尔先

生，要是你们的登陆失败了，那么，咱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就完全不同了。”

“我同意你的看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才急于查明她究竟怎么样了。”

斯特劳默尔保盯着他的美国客人看，美国人的脸一片空白，简直就象一张空白信纸。这个德国人想：好吧，朋友，我不让你取得这一个最后胜利！另外，若这个故事泄露出去，你们的法国盟友将会如何想呢？我的朋友啊，有些故事最好留着，不要讲出来……“我真希望我能够帮助你，”他咕咕哝哝地说，一面说一面无可奈何地把肩膀一耸。“但我啥也记不起来了。一切都是好久之前的事了，对吗？好久好久之前……”